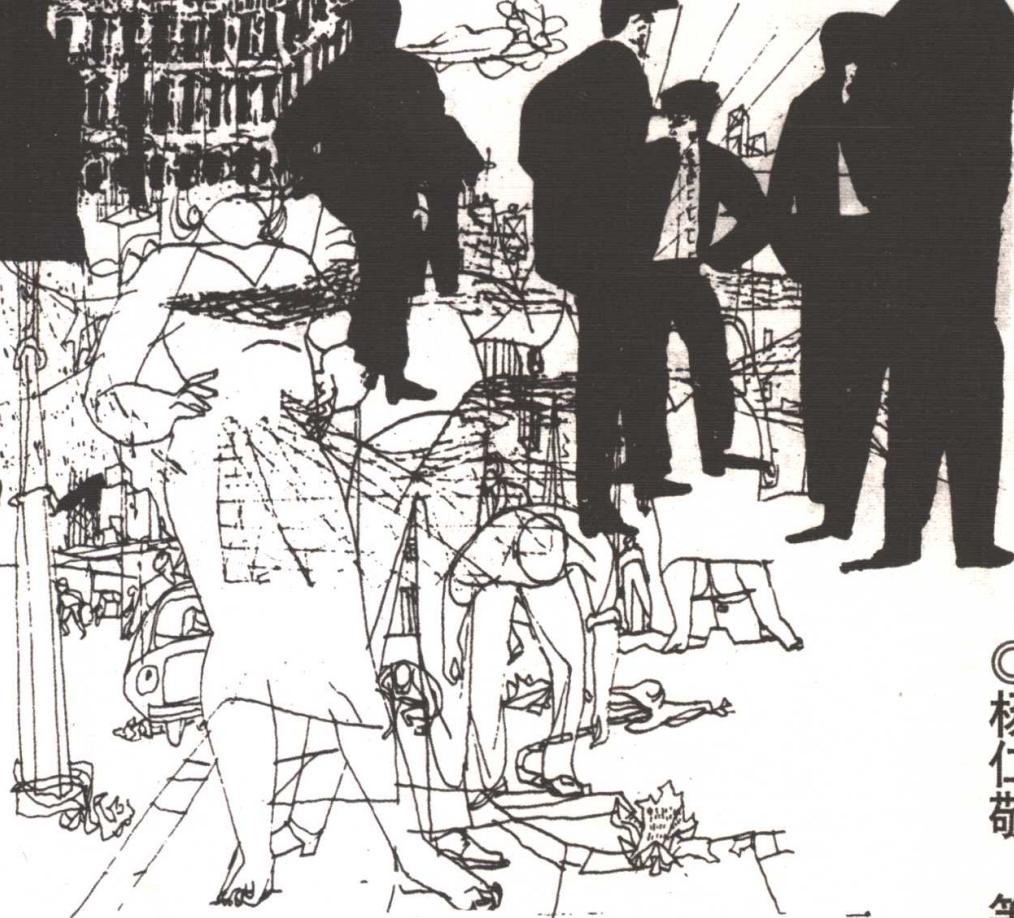


美国后现代派短篇小说选

◎杨仁敬 等译



*A Collection of
American Postmodernist
Short Stories*

青岛出版社

美国后现代派短篇小说选

◎ 杨仁敬 等译



*A Collection of
American Postmodernist
Short Stories*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后现代派短篇小说选/杨仁敬 等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4

ISBN 7-5436-3021-4

I. 美… II. 杨…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3975 号

书 名	美国后现代派短篇小说选
译 者	杨仁敬 等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8662 5840228
责任编辑	曹永毅
装帧设计	杨桂荣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640×960mm)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256 千
书 号	ISBN 7-5436-3021-4
定 价	26.00 元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发现倒装、错装、字迹模糊、缺页、散页等质量问题,请寄回承印公司调换。地址:胶南市珠山路 120 号 电话:0532-8183519 邮编:266400)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文学



前　　言

短篇小说是美国文学园地里的一枝奇葩，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永恒的艺术魅力。19世纪初以来，它迅速崛起，产生了跨越国界的深远影响。欧·亨利与法国的莫泊桑和俄国的契诃夫形成了欧美文学中三大风格不同的流派，引起了世界各国读者的关注和厚爱。

19世纪初，美国短篇小说开始起步。1820年，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问世，书中的《瑞普·凡·温克尔》和《睡谷的传说》特别受欢迎。欧文善于运用神话、传奇和民间传说，描绘优美的自然风光，使小说洋溢着幽默和轻快的色调。随后，在霍桑和爱伦·坡的努力下，短篇小说从内容到形式日臻成熟。霍桑注重善与恶的道德主题，揭示人物的复杂心理，表现对过去历史的忧虑。爱伦·坡则拓展了短篇小说题材的范围，强化了艺术效果。

短篇小说短平快的社会效应，吸引了一些长篇小说家的参与。赫尔曼·麦尔维尔、弗朗西斯·哈特、马克·吐温、赫姆林·加兰、亨利·詹姆斯等动笔写了许多风格迥异的短篇小说，进一步丰富了美国小说的创作艺术。欧·亨利擅长描写简朴的普通人，注重情节的变化，强调小说的故事性，结局十分巧妙，令人意想不到。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作者幽默的才智和高超的技巧。欧·亨利在作品中所揭示的高尚的精神境界，加上令人赏心悦目的故事，令读者无比神往。他的短篇小说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法国巴黎现代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为美国现代派小说奠定了基础。她借用了现代绘画的技巧，进行文学语言实验，追求语言的创新，打破旧传

统的框框,影响了旅居巴黎的许多美国小说家。后来,舍伍德·安德森、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都为短篇小说做出了贡献。斯梯芬·克莱恩、杰克·伦敦、艾迪丝·华顿、威拉·凯瑟、西奥多·德莱塞和威廉·福克纳等人也以自己的传世名篇为美国的短篇小说增添了光彩。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和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更成了现代派经典的短篇小说。

但是,我们面前这些美国后现代派小说与上面所说的传统小说和现代派小说却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在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情节结构、语言风格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乍一看,读者可能不太适应;多看几遍,了解了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思潮,恐怕就能逐渐理解了。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或者说是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开始了信息技术和跨国公司大发展的新时代。电影、电视,尤其是电脑的大普及,使当今世界进入一个大众文化的新时代。民众消费意识的膨胀、传统意识的断裂、个人主体性的消失、社区世俗化的显露,展示了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及其相关的文学艺术的种种矛盾。美国小说家们抛弃和超越传统小说和现代派小说的模式和技巧,构建了一种不注重人物塑造、不讲究故事情节的连续性、追求文本自我揭示和语言实验的“元小说”,引起了各国文艺界的的关注和赞赏。

从本书所选的二十五篇短篇小说来看,美国后现代派短篇小说具有哪些特点呢?

1. 它们所描写的人物大都是“反英雄”、身世简单、“来历不明”,有时隐去其经历,甚至无名无姓。人物形象淡化,性格刻画消失。人物成了故事的陪衬,若隐若现,模糊不清,成了不可捉摸的“影子”或“代码”。如多克托罗的《皮男人》、德里罗的《象牙杂技艺人》等。

2. 作者在创作短篇小说时又对小说本身进行评述,表现了“并置”、“非连续性”和“随意性”的“元小说”特点。加斯的《在中

部地区的深处》，将一个短篇小说“分解”为三十几个片断，然后加以“阐释”，有的片断仅一两句话。写了B镇的地理、天气、教育、商业和教堂，以及“我的房子、我的猫咪、我的伙伴”和“家常苹果”。《如何讲述真实的战争故事》既有越南战争的故事，又有对怎样讲故事的评论。

3. 小说与绘画和多媒体的结合，造成“视、听、说”融合的轰动效应。女作家劳瑞·安德森的《战争是现代艺术的最高形式》里，文本与四幅图画构成了互文性。作者带着多媒体和电声设备到美国各地和海湾地区，自己朗诵和演奏，配上多变的灯光，把小说搞“活”了，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

4. 科幻与虚构和史实的结合，突破了短篇小说的时空界限。如女作家厄秀拉·勒·魁恩的《薛定谔的猫》里有不少科幻成分，还加进了中国的道教思想，令人耳目一新。唐·德里罗则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人情味》里借助遨游太空的青年科学家伏尔默来观察地球上的自然灾害和战争，表达反对给人类带来苦难的侵略战争。科幻成分形成了独特的宽阔的视野和精彩的对照。

5. 在叙事话语方面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模式。作家往往在有限的篇幅里采用拼贴手法，以断裂的句子构成段落和章节，有时引进了超文本的电脑语言，如多克托罗的《皮男人》；有时采用电影剧本式的话语，突出人物的动作，重视关键词的“重复”，如德里罗的《象牙杂技艺人》。有时作者直接“闯入”文本，说三道四；有时则故意在文本中留下空白，让读者参与解读。

尽管短篇小说的篇幅有限，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们仍大胆地做了一些实验，力图突破传统小说和现代派小说的框框，使小说形式多种多样，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在朴实的描述中加进了杂感、随笔和评论；有的对亚当斯和威纳的熵化理论做了文学性的解读，揭示了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混乱、无序和反复无常；有的用女性的视角来观察一切，提出了“名字”和“身份”的问题；有的用丰富而生动的细节表露了反对侵略战争的主题，体现了对

饱受战争苦难和天灾人祸折磨的普通人的同情。所以,尽管从形式上来看,这些短篇小说有点“四不像”或“大杂烩”,有的甚至荒诞可笑,我们仍可透过其表面看到它们积极的一面。字里行间的幽默往往流露出对美国后现代社会的冷漠、混乱和沉沦的讽刺和抨击,虽然力度不同,但倾向还比较明显。

《美国后现代派短篇小说选》选了十八位作家的二十五篇作品,重点放在第二阶段的作家。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961年至1970年,称为20世纪第一代或前期后现代派小说家;第二阶段从1971年至2000年,称为20世纪第二代或后期后现代派小说家。我们所选的作家都是很重要的代表作家。威廉·加斯、托马斯·品钦、唐纳德·巴塞尔姆和威廉·巴勒斯属于第一阶段的后现代派作家;E·L·多克托罗、唐·德里罗、罗伯特·库弗、梯姆·奥布莱恩、劳瑞·安德森、厄秀拉·勒·魁恩、诺纳德·苏可尼克、辛西娅·欧芝克、威廉·伏尔曼、罗伯特·斯通、罗比·安·梅森、波拉·甘·艾伦、杰伊·肯特尔和巴里·吉福德等属于第二阶段的后现代派作家。两个阶段的作家大都以长篇小说见长,附带或偶尔写些短篇小说,也有的不写短篇小说。所以,在翻译此书时,我们在选材上遇到了不少困难,有时只好直接求助于作者本人,如德里罗,他的两个短篇小说都是他自己挑选寄来的。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在这些作家的短篇小说里有所表现,而且各人风格不同,但在他们的长篇小说里表现得更充分些。短篇小说毕竟篇幅有限,作者发挥的空间受到制约,难以施展手脚。不过,从选文来看,他们还是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美国后现代派短篇小说选》是我们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的姐妹篇,也可以说是这本专著的补充。读者在阅读这些短篇小说时,不妨参考这本专著,也许可以加深对后现代主义艺术论和有关作者的了解和认识,从中感受阅读的乐趣。本书末尾附有各篇作者简介,供读者参考。



《美国后现代派短篇小说选》有五分之三的译文曾在《外国文学》杂志上发表，有的还被收入年度翻译文选。译者大都是从事文选作家研究的，对作家的创作和艺术有一定了解，翻译起来比较得心应手。我相信读者会喜欢这些译作的。不过，由于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不确定性和内在性，有些作品的内容一时难以把握，疏漏之处，不易避免。尚望读者和同行多予赐教。

本书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本美国后现代派短篇小说选。它的及早问世，完全得益于青岛出版社曹永毅编审的鼎力支持。同时，《外国文学》常务副主编李德恩教授和其他同仁也给予我们热情帮助和关照，谨在此对他们表示谢意。希望此书能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学者和读者关注美国后现代派短篇小说的发展和变化。

杨仁敬

写于厦门大学敬贤楼



目

录

目 录

前言	杨仁敬	[1]	
在中部地区的深处	威廉·加斯	方 凡 译	[1]
熵	托马斯·品钦	萧萍、刘雪岚 译	[29]
走在你身边的第三者是谁?			
	威廉·巴勒斯	萨晓丽 译	[46]
看到月亮了吗?	唐纳德·巴塞尔姆	詹树魁 译	[50]
追求者	E·L·多克托罗	杨仁敬 译	[62]
皮男人	E·L·多克托罗	杨仁敬 译	[71]
电影院的幽灵	罗伯特·库弗	陈世丹 译	[80]
淡出淡入	罗伯特·库弗	陈世丹 译	[103]
夏洛	罗比·安·梅森	张龙海 译	[111]
如何讲述真实的战争故事			
	梯姆·奥布莱恩	蔡春露 译	[125]
他们携带的物品	梯姆·奥布莱恩	蔡春露 译	[139]
战争是现代艺术的最高形式			
	劳瑞·安德森	甘文平 译	[157]
这场风暴	劳瑞·安德森	甘文平 译	[159]
她消除了它们的名字			
	厄秀拉·勒·魁恩	谷红丽 译	[160]
薛定谔的猫	厄秀拉·勒·魁恩	谷红丽 译	[163]
可见的光谱	威廉·伏尔曼	杨仁敬 译	[171]
模糊的宝瓶星座	罗伯特·斯通	李美华 译	[179]
威尼斯之恋	诺纳德·苏可尼克	周南翼 译	[196]

- 赚钱 诺纳德·苏可尼克 周南翼 译 [216]
- 普特梅塞：工作经历、出身和来生
- 指日可待 辛西娅·欧芝克 王祖友 译 [230]
- 玩意儿 波拉·甘·艾伦 刘玉 译 [244]
- 新巴黎之谜 杰伊·肯特尔 胡永洪 译 [251]
- 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人情味
- 象牙杂技艺人 巴里·吉福德 王娘娘 译 [271]
- 唐·德里罗 唐·德里罗 杨仁敬 译 [279]
- 象牙杂技艺人 唐·德里罗 杨仁敬 译 [294]
- 附录：作者简介 杨仁敬 蔡春露 [309]

在中部地区的深处

威廉·加斯
方凡译

一个地方

我跨洋越海，来到……

B

那是印第安纳州旷野里的一座小镇。根据两次人口普查，小镇居民一万两千人。这里整洁干净，树木成阴，靠公路的那边总是最美的。一片草地上，还点缀了木制的或可塑铁制的鹿。

越过一条小溪，就能到我们这儿。春天草地泛绿，连翘^①怒放，就连贯穿小镇的那条铁路也又直又亮，每逢火车来时，路轨发出欢快的嗡嗡声，火车的吼声像是欢迎的号角。

小街的路面是沥青和沙砾混杂铺就的。那儿有威斯·布鲁克家，他家有天竺葵，还有霍斯福家和毛特家。人行道已不复存在。每逢沙尘扬起，好似马车驰过。而我，告别了爱，退隐于此。

天 气

中西部，湖区下游地带，冬日的天空阴暗低沉，难得会有天空放晴，让人喜悦的一天。我一直都在数着，到我写这页的时候，太阳足足有十一天没露面了。

我的房子

我的房子后面有一排枫树，可为了给电线让道，树都被剪了

① 连翘：任一种连翘属灌木，原产于亚洲，因其开黄花较早而广泛种植。

枝,只留下十英尺高的树桩,我像小男孩一样爬上去,观赏铺陈在我面前的这片乡土。普普通通的田野,因了春天里的泥泞,略微不平了一些。表层土薄薄的,微微露出些石头。一年种玉米,一年种大豆。黄昏时分,田野中央惟一的一棵落叶松上黑压压地停落了许多椋鸟。天空在动,地上的田野也在动。我栖息在这里,感觉到时光已逝。似乎归根到底我还是活在自己的视线里,因为我常常梦想着做这做那,我想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我是来看看的,以摆脱那新事物——哦,天啊,这很容易——就像微风中的空气一样。当然,有时——很愚蠢,在树桩上出神——我灵魂脱窍,胡思乱想,此刻我就像傻瓜一样在我要失去的东西上留下我的爱,这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万圣节都过了,糖果还没给呢。

一个人

比利·豪斯克劳的房子两边都有空地。天气一天天好转,空地上长满了蜀葵。从春到秋,比利捡煤渣和木块,在自家门口堆起来,他要做的就是保暖。我常常看见他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坐在自家门槛上晒太阳。我注意到他有些斜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路过他家时,他没有和我喋喋不休。他的房子只有单间汽车修理铺那么点大,很破旧了,油漆也随岁月剥落了,木板弯曲了,久经日晒雨淋,房子变成了灰白色。比利也一样衰老了,天冷的时候,他穿着一件笨重的褪色的黑短外套,要不然,就总穿着他那套软塌塌的、满是油脂的衬衫和裤子走来走去,我老在怀疑他那条吊带裤的本色不是黄的。

电 线

我讨厌这些电线。就是因为它们,三棵树被砍掉了。这些电线破坏了天空的景色。它们就像一道篱笆挡在我面前,将那群乌鸦似的鸟儿弄得朦朦胧胧的。我看不真切,只有把自己的感觉像棍子一样投了进去。是什么冒犯了我?我坐在树桩上,在那里搭



了个平台，可电线遮挡了我的视野。被砍掉的树，黑黑的电线，还有那些看不见的鸟儿都让我生气。我要费力地穿过一道篱笆才能看到草地，对田野我还会同样的感觉吗？

教 堂

教堂的尖塔就像巫婆的帽子，五只鸽子停落在檐槽上。

我的房子

窗上树叶摇动，真是难以用言辞描述那有多美，多有意思。树叶只是摇动着，在玻璃窗上摇动着。

政 治

……对那些没有陷入爱的人。

我听到有人说巴蒂斯塔^①是梅森^②人。那是一个曾在迈阿密见过他的农夫说的。他是那种你乐意见到的好小伙子。而卡斯特罗，自然没人提起。

对那些没有陷入爱的人，有这样一条准则：要统治……要管制……要整顿……我写不了那种有关提案或政治的诗，尽管我有时——常常——现在是总是——处在造就一个主权国家的均衡势力所拥有的令人不安的和平气氛中。然后，我借着散布传单、通告和命令与人交流，借着我的慈悲心肠来交流。可我们俩在一起，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也不是一个印第安纳州。这时出现了一个伯欣步枪小分队，我撞了个正着。立法让我胃肠绞痛。哦，学校里占山之王^③的得主。你那时常常步履蹒跚，因为我在你两腿间的精液流

① 此处指弗尔甘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将军，古巴的亲美独裁者，1934年军事政变上台，统治古巴二十五年，1959年古巴共产党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Fidel Castro Ruz)领导下推翻其统治，建立民主政权。

② 梅森：伊利诺斯州一个县。 ③ 占山之王(king of the hill)：指一种游戏，尽可能占据有利地势，将对手全部打败。



在卫生巾上。教师、诗人，交缠的恋人——就像政客、醉汉、病鬼，或那些一边尽情地撒尿，一边鼓吹尿流多么有力，多么充分的人，或那些刚呕吐完，就开始称颂他们的呕吐物多么纯净，多么富有激情的人——我称颂，我乞求，我鼓吹，我要求，我歌唱——

回到印第安纳吧——不要太迟！

（难道你要一辈子游荡在外？）

再见……再见……哦，我会永远等

你，拉里，旅行者——

异乡客，

孩子，

——我的朋友——

我的小姑娘，我烂熟于心的诗，我的自我，我的童年。

可是，我听到有人说巴蒂斯塔是梅森人。这让我慢慢地不再遗憾，不再仇恨。我是在汽车修理铺那里无意中听到这句话的，从那儿回来后，我拍打着我的汽车上那块修好的挡泥板，大笑着，听着金属刺入我的手掌。

人 们

头发上夹着卷发器，脑袋上裹着花哨的头巾，身着裤装的年轻母亲们，显得有点胖，她们吸着烟，吃着糖，喝着汽水，翻着杂志，尖着嗓子在一片机器的轰鸣声中冲她们的孩子嚷嚷着，懒懒地打发着日子。

在银行，一个年轻人用钥匙打开门进去了，他身上的衣服熨得笔挺。街上，老人们步履蹒跚，恍若梦中。夏日炎炎中，他们坐在窗沿上，在商店屋檐下窄窄的阴影中晃着腿，目光呆呆地看着大街。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眼神里什么也看不出。也许什么也没想，只有体温和皮肤，像婴儿一样，当然婴儿的皮肤柔嫩得多。靠近拐角处，有几个全副武装的大块头在站岗。一辆卡车掉头到饲料和谷物处称重。药店的窗户上人影晃动。风让整个小镇都充



满了家畜的气味。我们的视线也像老人们一样呆呆的。没人同情我们。

重要资料

这里有两家餐馆和一家茶室,两间酒吧,一所银行,三家理发店,其中有一家窗户上有绿色的遮凉棚。两家杂货铺,一家经营福特车的汽车行。一家药店,一家五金店,一家家用电器店。几家卖饲料、谷物和农具的店,一家古董店,一家弹子铺,一家自助洗衣店,三个医生,一个牙医,一个水管工,一个兽医,一个刷了奶油色的殡仪馆。许多间美容院,或开张或倒闭,犹如昙花一现。一间小小的廉价百货商店,不大的空间却有好几层,费力地挪进去后,你可以在那里订购一个碗架,那是用弯曲的不锈钢管条、闪亮亮的塑料、金属线和清漆做成的家具。一个美国退伍老兵站和一个汽水饮料摊。各种各样的小代理处:化妆品、刷子、保险、问候卡和园艺产品——五花八门——样品鞋——装在帽子和小帆布袋里供人挑选,就着咖啡杯和融化的糖做生意。一家生产纸袋和纸板箱的工厂,厂房是一间破旧的砖房,据说那里曾是一家歌剧院,屋顶上还隐隐泛着金色。一座卡耐基捐建的图书馆,一个邮局,一所学校,一个火车站,消防站,木场,电话公司,焊接店,汽车修理铺……沿着公路从镇的这一头到那一头,一路上可以看得见五家加油站。

教 育

1833年,考林·古德库兹,一个和神话故事人物同名的巡回牧师,这样总结了印第安纳城镇的情况:

无知和肮脏的一群人。普遍缺乏知识,基本上对文学一无所知……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语法或地理方面的学者,也没有一个能授这方面课的老师……其他人一年中有几个月可以接受最过时和最不合理的有关阅读、写

作和翻译的教学……我有必要停下来，让你们想想这群只配呆在一滩死水池里的讨厌的爬行动物！嫉妒成性，顽固不化，满腹疑虑，像可怜虫一样地盲目，像鳄鱼一样地怨毒。

自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却一点也未提及。

商 业

街道的一边用锯木架隔开了。精瘦而痛苦的男人们，穿着蓝色牛仔服、牛仔靴和牛仔帽，将那些破旧的狂欢节用品卸下车。商人们忙着做生意，会有免费游乐乘车，嘈杂的音乐，游行和小丑，汽水，爆米花，糖果，松球果，奖品和抽奖，当然你也得忍受夹掐，推搡，谩骂，拥挤，叫嚷，尖啸，甚至咆哮。孩子们骑着装饰绚丽的自行车一晃而过，自行车钢圈上抹了颜色，后面跟着一连串的皱纸和兴奋的狗。接着，会有一场有奖的宠物秀——狗、猫、鸟、绵羊、山羊——没有输赢之分。一切都在旋转着，弗雷斯大观光车令人眼花缭乱地转上天空，好像一个高个子只要踮起脚尖就够着天了。恼怒的管理员睁着疲惫的眼睛测量着每个孩子的身高和体重，看看他们是否够安全标准登上那个机器。一个电子扩音器不断地广播着慷慨解囊的赞助人的名字。第二天他们很快将街上的垃圾清扫干净了。

我的房子，这个地方和躯体

我曾遭受不幸，就像柏拉图说的那句隐晦的话，翅膀耷拉下来，越过俄亥俄州的领土，铺天盖地砸下来，于是我像诗人一样坠入身体的第六感。印第安纳州 B 镇的这间房子，有着蓝灰两色迷人的窗子，屋内充满神圣的魔力，高大茂密的常青树护着房子的入口，我就住在里面。

迷失在一片玉米地里，我记得当时感觉自己就是一株玉米。



这片乡土占据了我，就像我健康时，能控制自己一样……完完全全地——占据了这整栋房子和我的躯体。人们路过时，没有注意到我漫溢到门口了。我的房子，这个地方和躯体，我是来哀叹自己出生于此的。对别人来说，爱，是很愚蠢的。我为什么感到迷惘呢？我是怎样失去亲人的？她从来都不属于我，她是一本小说，一个金发的顽皮姑娘，赤着脚，有着青春期的懒散，像男孩子一样爱好运动和钓鱼，是吐温小说中的人物，或差一点，是莱里^①诗里的。岁月总是残酷的。

这里的人几乎从不拉手。B镇就是这样，除非是干仗，否则不会有触摸对方的事。偶尔的，女孩子们会挽着手慢慢走着，从学校里出来，回家或去玩耍。我梦见我的嘴唇像河里的船一样滑下你的背。我用指尖顺着静脉而下，用我裸露的手把你的光脚紧紧抓住。

同一个人

比利·豪斯克劳一个人住——无法了解是怎样一个人住。在邮局他跟我大谈特谈天气。他的脑袋在他唾沫横飞、喋喋不休的时候晃动着，我从这种动作的激烈程度可以看出他说话的欲望多么强烈。他很需要一个刮胡刀，他的脸上就像抹了一层煤灰，他边说边吐唾沫，手指扯着他的破衣服。当我和他告别时，他摇晃着走入风中，腋下夹着的纸袋破了，树叶从他身边吹过。我们的邂逅使我回到家后，就将满腔悲伤投于诗歌——却没有任何回应。比利关上门，搬了煤块或木头去点火，闭上眼睛，只是无法知道他有多么孤独和空虚，是否和别人一样茫然，无聊，无爱可言——在这中部地区。

天 气

在这里我们总是倒霉得很。正是如此——例如冬天的时候。

^① 指詹姆斯·惠特孔·莱里(James Whitcomb Riley)：印第安纳州诗人。